

闻一多著：

紅 燭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書店印行

聞一多著

紅燭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058793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初版

本書（實售大洋六角）
（外埠寄費六分）

（全一冊）

紅燭

版權所有

著者 聞 一 多

發行者 趙 南 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

特約代售處重慶唯一書局

紅燭目錄

序詩

紅燭

李白篇

李白之死

劍匣

西岸

雨夜篇

雨夜

雪

睡者

黃昏

時間底教訓

二月廬

印象

快樂

美與愛

詩人

風波

回顧

幻中之邂逅

志願

失敗

貢臣

游戲之禍

花兒開過了

十一年一月二日作

死

深夜底淚

青春篇

青春

宇宙

國手

香象

春寒

春之首章

春之末章

鐘聲

愛之神

謝罪以後

懺悔

黃鳥

藝術底忠臣

初夏一夜之印象

詩債

紅荷之魂

別後

孤雁篇

孤雁

太平洋舟中見一明星

火柴

玄思

我是一個流囚

寄懷實秋

晴朝

記憶

太陽吟

憶菊

秋色

秋深了

秋之末日

廢園

小溪

稚松

爛菓

色彩

夢者

紅豆篇

紅豆(共四十二首)

紅燭

「蠟炬成灰淚始乾」——李商隱

紅燭啊！

這樣紅的燭！

詩人啊！

吐出你的心來比比，

可是一般顏色？

紅燭啊！

是誰製的蠟——給你軀體？

是誰點的火——點着靈魂？

爲何更須燒蠟成灰，

然後才放光出？

一誤再誤；

矛盾衝突！

紅燭啊！

不誤，不誤！

原是要「燒」出你的光來——

這正是「自然」底方法。

紅燭啊！

既製了，便燒着！

燒罷！燒罷！

燒破世人底夢，

燒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們的靈魂

也搗破他們的監獄！

紅燭啊！

你心火發光之期，

正是淚流開始之日，

紅燭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爲燒的。

既已燒着，

又何苦傷心流淚？

哦！我知道了！

是殘風來侵你的光芒，

你燒得不穩時，

才着急得流淚！

紅燭啊！

流罷！你怎能不流呢？

請將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間，

培出慰藉底花兒，

結成快樂底果子！

紅燭啊！

你流一滴淚，灰一分心。
灰心流淚你的果，
創造光明你的因。

紅燭啊！

『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李
白
篇

「醉月頻中聖，

迷花不事君。」

李白

李白之死

世俗流傳太白以捉月騎鯨而終，本屬荒誕。此詩所述亦慮臆造，無非欲藉以描畫詩人底人格罷了。讀者不要當作歷史看就對了。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李白

一對龍燭已燒得只賸光桿兩枝，
却又借回已流出的濃淚底餘脂，

牽延着欲斷不斷的彌留的殘火，
在夜底喘息裏無効地抖擻振作。
盃盤狼籍在案上，酒罇睡倒在地下，
醉客散了，如同散陣投巢的烏鴉；
只那醉得最狠，醉得如泥的李青蓮
（全身底骨架如同脫了榫的一般）
還歪倒倒的在花園底椅上堆着，
口裏喃喃地，不知到底說些什麼。
聲音聽不見了，嘴唇還喋着不止；

忽地那絡着密密紅絲網的眼珠子，

(他自身也便像一個微小的醉漢)

對着那怯懦的燭焰瞪了半天：

彷彿一隻餓獅，發見了一個小獸，

一聲不響，兩眼睜睜地望他儘蹶；

然後輕輕地緩緩地舉起前腳，

便迅雷不及掩耳，忽地往前撲着——

像這樣，棹上兩對角擺着的燭架，

都被這個醉漢拉倒在地下。

『哼！就是你，你這可惡的作怪，』
他從敲緊的齒縫裏泌出聲音來，

『礙着我的月兒不能露面哪！

月兒啊！你如今應該出來了罷！

哈哈！我已經替你除了障礙，

驕傲的月兒，你怎麼還不出來，

你是瞧不起我嗎？啊，不錯！

你是天上廣寒宮裏的仙娥，

我呢？不過那戲弄黃土的女媧，

散到六合裏來底一顆塵沙！(二)

啊！不是誰不知我是太白之精？

我母親沒有在夢裏會過長庚？

月兒，我們星月原是同族的，

我說我們本來是很面熟呢！

在說話時，他沒留心那黑樹梢頭

漸漸有一層薄光將天幕烘透，

幾朵鉛灰雲彩一層層都被烘黃，

忽地有一個琥珀盤輕輕浮上，

（却又像沒動似的）他越浮得高，

越縮越下，顏色越褪淡了，直到

後來，竟變成銀子樣的白的亮——

於是全世界都浴着伊的晶光。

簇簇的花影也次第分明起來，

悄悄爬到人脚下假着，總躲不開，——

像個小獅子狗兒睡醒了搖搖耳朵，

又移到主人身邊懶洋洋地睡着。

詩人自身的影子，細長得可怕的一條，

竟拖到五步外的欄杆上坐起來了。

從葉縫裏節過來的銀光跳盪

盪着環子的獸面蠢似一朵縮菌，

也鼓着嘴兒笑了，但總笑不出聲音。
棹上一切的器皿，接受復又反射
那閃灼的光芒，又好像日下的盔甲。

這段時間中，他通身的知覺都已死去，
那被酒催迫了的呼吸幾乎也要停駐；
兩眼只是對着碧空懸着的玉盤，
對着他儘看，看了又看，總看不倦。

「啊美呀！」他嘆道，「清寥的美！瑩澈的美！
宇宙爲你而在嗎？你爲宇宙而在？」

哎呀！怎麼總是可望而不可即！

月兒呀月兒！難道我不應該愛你？

難道我們永遠便是這樣隔着？

月兒，你又總愛涎着臉皮跟着我；

等我被你媚狂了，要挐你下來；

却總挐你不到。唉！這樣狠又這樣乖！

月啊！你怎同天帝一樣地殘忍！

我要白日照我這至成的丹心，

莽撞的怒雷又砰訇地吼我；

我在落鴈峯前幾次朝拜帝座，(三)

額撞裂了，嗓叫破了，閻闔還不開。

吾愛啊！帝旁擎着雉扇的吾愛！

你可能問帝，我究犯了那條天律？

把我謫了下來，還不召我回去？(四)

帝啊！帝啊！我這罪過將永不能贖？

啼呀！我將無期地囚在這痛苦之窟！

又圓又大的熱淚滾向膨脹的胸前，

却有水銀一般地沈重與燦爛，

又像是剛同黑雲碰碎了的明月。

濺下來點點的殘屑，眩目的殘屑。

「帝呀！既遣我來，就莫生他們！」他又講，

「他們，那般妖媚的狐狸，猜狠的豺狼！

我無心做我的詩，誰想着罵人呢？

他們小人總要忍心地吹毛求疵，

說那是譏諷伊的哈哈！這真是笑話！

他是個什麼人？他是個將軍嗎？

將軍不見得就不該替我脫韉子。

唉！但是我爲什麼要作那樣好的詩？

這豈不自作的孽，自招的罪……(五)

那裏我那裏配得上談詩不配，不配；

謝玄暉才是千古的大詩人呢！——

那吟「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的

謝將軍，詩既做的那麼好——真好！——

但是那裏像我這樣地坎坷潦倒？」(六)

然後，撐起胸膛，他長長地嘆了一聲。

只自身的影子點點頭，再沒別的同情？

這嘆聲，便似平遠的沙汀上一聲鳥語，

叫不應迴音，只悠悠地獨自沈沒，

終於無可奈何，被寬嘴的寂靜吞了。

「啊」澄江淨如練，」這種妙處誰聽解道？

記得那回東巡浮江底一個春天，——（七）

兩岸旌旗引着騰龍飛虎迴繞碧山，——

果然如是，果然是白練滿江……

唔？又講起他的事了？冤枉啊！冤枉！

夜郎有的是酒，有的是月，我豈怨嫌？（八）

但不記得那天夜半，我被捉上樓船！（九）

我企望談談笑笑，學着仲連安石們，

替他們解決些紛糾，掃却了胡塵。(十)
哈哈！誰又知道他竟起了野心呢？
哦，我竟被人賣了！但一半也怪我自己！』

這樣他便將那成灰的心漸漸扇着，
到底又得痛飲一頓，澆熄了愁底火，
誰知道這愁竟像田單底火牛一般：
熱油淋着，狂風煽着，越奔火越燃，
畢竟雖燒焦了骨肉，犧牲了生命，
那束刃的采帛却煥成五色的龍文：

如同這樣，李白那煎心烙肺的愁飲，
也便燒得他那幻象底輪子急轉，

轉出了滿牙齒上攢着的「麗藻春葩」。

於是他又講，「月兒！若不是你和他，」

手指着酒壺，「若不是你們的愛護，

我這生活可不還要百倍地痛苦？

啊！可愛的酒！自然賜給伊的驕子——

詩人底恩俸！啊！神奇的射愁底弓矢！

開啓瓊宮底管鑰！瓊宮開了：

那裏有鳴泉漱石，玲鱗怪羽，仙花逸條；

又有瓊露的軒館同金碧的台榭，
還有吹不滿旗的靈風推着雲車，
滿載霓裳縹緲，彩珮玲瓏的仙娥，
給人們頒送着馳魂宕魄的天樂。
啊！是一個綺麗的蓬萊底世界，
被一層銀色的夢輕輕地鎖着在！

啊月呀！可望而不可即的明月！
當我看你看得正出神的時節，
我只覺得你那不可思議的美豔，

已經把我全身溶化成水質一團，

然後你那提挈海潮底全副的神力，

把我也吸起，浮向開遍水鑽花的

碧玉的草場上；這時我肩上忽展開

一隻翅膀，越張越大，在空中徘徊，

如同一隻大鵬浮游於八極之表。(十二)

哦，月兒，我這時不敢正眼看你了！

你那太强烈的光芒刺得我心痛……

忽地一陣清香攪着我的鼻孔，

我喫了一個寒慄，猛開眼一看……

哎呀！怎地這樣一副美貌的容顏！

醜陋的塵世！你那有過這樣的副本？

啊！布置得這樣調和，又這般端整，

竟同一闌鸞鳳和鳴底樂章一般！

哦，我如何能信任我的這隻肉眼？

我不相信宇宙間竟有這樣的美！

啊，大胆的我，還不自慚形穢，

竟敢現於伊前！——啊！笨愚呀糊塗！

這時我只覺得頭昏眼花，血凝心泣，

我覺得我是污爛的石頭一塊，

被上界清道夫拋擲了下來，
擲到一個無垠的黑黯的虛空裏，
墜降，墜降，永無着落，永無休止！

月兒初還在池下絲絲柳影後窺看，
像沐罷的美人在玻璃窗口掠髮一般；
於今却已珊珊移步出來，來到了池西；
夜颼底私語不知說破了什麼消息，
池波一皺又惹動了伊嫵靜的微笑。
沉醉的詩人忽又戰巍巍地站起了，

東倒西歪地挨到池邊望着那晶波。

他看見這月兒，他不覺驚訝地想着：

如何這裏又有一個伊呢？奇怪！奇怪！

難道天有兩個月，我有兩個愛？

難道剛才伊送我下來時失了腳；

掉在這池裏了嗎？——這樣他正疑着……

他腳底下正當活潑的小澗注入池中，

被一叢剛勁的菖蒲梗塞了喉嚨，

便咯咯地咽着，像喘不出氣的嘔吐。

他聽着吃了一驚，不由得放聲大哭：

「哎呀！愛人啊！淹死了，已經叫不出聲了！」

他翻身跳下池去了，便向伊一抱，

伊已不見了，他更驚慌地叫着，

却不知道自己也叫不出聲了！

他掙扎着向上猛蹣，再昂頭一望，

又見圓圓的月兒還平安地貼在天上。

他的力已盡了，氣已竭了，他要笑，

笑不出了，只想道：『我已救伊上天了！』

【註】

(一)『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如沙塵。』——上雲樂

(二)『驚妾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陽冰草堂

集序

(三)『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

攜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雲仙雜記

(四)賀知章稱白為「謫仙人」。

(五)高力士以脫鞵事蓄怨於白。玄宗嘗與太真賞花於沉香亭，詔白為樂

章；白作平清調以獻。力士摘之以讒於太真。自是帝每欲重用白，輒

為太真所沮。——見唐書本傳

(六)白生平最服膺謝眺，詩中屢次稱道。有句云：『解道「澄江淨如練，」

令人長憶謝玄暉。』

(七)白嘗依永王璘，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八) 永王作亂，事敗，白流於夜郎。

(九) 『半夜水軍來，追脅上樓船』——贈江夏太守

(十) 『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

『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在水軍宴，與幕府諸公

(十一) 『余昔於江陵口，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之神遊八極

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大鵬賦序

劍匣

I built my soul a lordly pleasure-house,
Wherein at ease for aye to dwell,

.....

And while the world runs round and round, 'I said,

'Reign thou apart, a quiet king,

Still as, while saturn whirls, his steadfast shade

Sleeps on his luminous ring'.

To which my soul made answer readily:

'Trust me in bliss I shall abide

In this great mansion, that is built for me,

So royal-rich and wide'.

——Tennyson——

在生命底大激戰中，

我會是一名蓋世的驍將。

我走到四面楚歌底末路時，

並不同項羽那般頑固，

定要投身於命運底羅網。

但我有這絕島作了堡壘，

可以永遠駐紮我的退敗的心兵。

在這裏我將養好了我的戰創，

在這裏我將忘却了我的仇敵。

在這裏我將作個無名的農夫，

但我將讓閑惰底蕪蔓

蠶食了我的生命之田。

也許因為我這肥淚底無心的灌溉，

一旦蕪蔓還要開出花來呢？

那我就鎮日徜徉在田塍上，
飽喝着他們的明豔的色彩。

我也可以作個海上的漁夫：
我將撒開我的幻想之網。

在寥闊的海洋裏；
在放網收網之間，

我可以坐在沙岸上做我的夢，
從日出夢到黃昏……

假若撤起網來，不是一些魚蝦，

只有海樹珊瑚同含胎的老蚌，

那我却也喜出望外呢。

有時我也可佩服我的舊劍，

跋山進去作個樵夫。

但羣松舞着葱翠的干戚，

雍容地唱着歌兒時，

我又不覺得心慄了。

我立刻套上我的寶劍，

在空山裏裏裏了一天。

有時看見些奇怪的彩石，

我便拾起來，帶了回去；
這便算我這一日底成績了。

但這不是全無意識的。

現在我得着這些材料，

我真得其所了；

我可以開始我的工匠生活了，
開始修葺那久要修葺的劍匣。

我將攤開所有的珍寶，

陳列在我面前，

一樣樣的雕着，鏤着，

磨着，重磨着……

然後將他們都鑲在劍匣上，

用我的每齣的夢作藍本，

鑲成各種光怪陸離的圖畫。

我將描出白面美髯的太乙

臥在粉紅色的荷花瓣裏，

在象牙雕成的白雲裏飄着。

我將用墨玉同金絲

製出一隻雷紋商嵌的香爐；

那爐上駐着嬈嬈的篆煙，

許只可用半透明的貓兒眼刻着。

煙痕半消未滅之處，

隱約地又昇起了一個玉人，

彷彿是肉袒的維納司呢……

這塊玫瑰玉正合伊那膚色了。

晨雞驚聳地叫着，

我在蛋白的曙光裏工作，

夜晚人們都睡去，我還作着工——

燭光抹在我的直陡的額上，

好像紫銅色的晚霞

映在精赤的懸崖上一樣。

我又將用瑪瑙雕成一尊梵像，

三首六臂的梵像，

騎在魚子石的象背上。

珊瑚作他口裏含着的火，

銀線辮成他腰間纏着的蟒蛇，
他頭上的圓光是塊琥珀的圓璧。

我又將鑲出一個瞎人

在竹筏上彈着單弦的古瑟。

（這可要鑲得和王叔遠底

桃核雕成的赤壁賦一般精細。）

然後護翡翠，藍璫，紫石瑛，

錯雜地砌成一片驚濤駭浪，

再用碎礫的螺鈿點綴着，

那便是濤頭閃目的沫花了。

上面再籠着一張烏金的穹窿，
只有一顆寶鑽的星兒照着。

春草綠了，綠上了我的門堦，

我同春一塊兒工作着；

蟋蟀在我牀下唱着秋歌，

我也唱着歌兒作我的活。

我一壁工作着，一壁唱着歌：

我的歌裏的律呂

都從手指尖頭流出來，

我又將他製成層疊的花邊：

有盤龍，對鳳，天馬，辟邪底花邊，

有芝草，玉蓮，萬字，雙勝底花邊，

又有各色的漢紋邊

套在最外的一層邊外。

若果邊上還缺些角花，

把蝴蝶嵌進去應當恰好。

璫瑁刻作梁山伯，

壁璽刻作祝英台，

碧玉，赤瑛，白瑪瑙，藍琉璃，

拚成各種彩色的鳳蝶。

於是我的大功便告成了！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你不要輕看了我這些工作！

這些不倫不類的花樣，

你該知道不是我的手筆，

這都是夢底原藁底影本。

這些不倫不類的色彩，

也不是我的意匠底產品，

是我那蕪蔓底花兒開出來的。
你不要輕看了我這些工作喇！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抽出我的寶劍來——

我的百鍊成剛的寶劍，

吻着他吻着他……

吻去他的銹吻去他的傷疤；

用熱淚洗着他，洗着他……

洗淨他上面的血痕，

洗淨他罪孽底遺跡；

又在龍涎香上薰着他，

薰去了他一切腥羶的記憶。

然後輕輕把他送進這匣裏，

唱着溫柔的歌兒，

催他快在這藝術之宮中酣睡。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的大功終於告成了！

人們的匣是爲保護劍底鋒銜，

我的匣是要藏他睡覺的。

哦，我的劍匣修成了，

我的劍有了永久的歸宿了！

哦，我的劍要歸寢了！

我不要學輕佻的李將軍，

拿他的兵器去射老虎，

其實只射着一塊僵冷的頑石。

哦，我的劍要歸寢了！

我也不要學迂腐的李翰林，

拿他的兵器去割流水，

一壁割着，一壁水又流着。

哦！我的兵器只要韜藏，

我的兵器只要酣睡。

我的兵器不要斬荏苒橫，

我知道奸橫是僵冷的頑石一堆；

我的兵器也不要割着愁苦，

我知道愁苦是割不斷的流水。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讓我的寶劍歸寢了！

我豈似滑頭的漢高祖，

拿寶劍斫死了一條白蛇，

因此造一個謠言，

就騙到了一個天下？

哦！天下，我早已得着了啊！

我早坐在藝術底鳳闕裏，

像大舜皇帝，垂裳而治着

我的波希米亞的世界了！

劍
原

哦！讓我的寶劍歸寢罷！

我又豈似無聊的楚霸王，

拿寶劍斫掉多少的人頭，

一夜夢回聽着恍惚的歌聲，

忽又擁着愛姬，撫着名馬，

提起原劍來，刎了自己的頸？

哦！但我又不妨學了楚霸王，

用自己的寶劍自殺了自己。

不過果然我要自殺，

定不用這寶劍底鋒銜。

我但願展玩着這劍匣——

展玩着我這自製的劍匣，

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裏！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讓寶劍在匣裏睡着覺，

我將摩撫着這劍匣，

我將寵媚着這劍匣，——

看着纏着神蟒的梵像，

我將巍巍地抖顫了，

看看筏上鼓瑟的瞎人，

我將號咷地哭泣了；

看看睡在荷瓣裏的太乙，

飄在篆煙上的玉人，

我又將迷迷地媽笑了呢！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讓寶劍在匣裏睡着。

我將看着他那光怪的圖畫，

重溫我的成形的夢幻，
我將看着他那異彩的花邊，
再唱着我的結晶的音樂。

啊！我將看着，看着，看着，

看到劍匣戰動了，

模糊了，更模糊了

一個煙霧瀰漫的虛空了……

哦我看到肺臟忘了呼吸

1 3300 2 -

血液忘了流駛，

看到眼睛忘了看了。

哦！我自殺了！

我用自製的劍匣自殺了！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劍匣

西岸

"He has a lusty spring, when fancy clear

Takes in all beauty within an easy span."—Keats

這裏是一道河，一道大河，

寬無邊，深無底；

四季裏風姨巡遍世界，

便回到河上來休息；

滿天糊着無涯的苦霧，

壓着滿河無期的死睡。

河岸下酣睡着，河岸上

反起了不斷的波瀾，

啊！捲走了多少的痛苦！

淘盡了多少的欣歡！

多少心被羞媿才鞭馴，

一轉眼被虛榮又煽癩！

鞭下去，煽起來，

又莫非是金錢底買賣。

黑夜哄着雙瞎的人馬，

前潮刷走，後潮又挾回。

沒有真，沒有美，沒有善，
更那裏去找光明來！

但不怕那大澤裏。

風波怎樣兇，水獸怎樣猛，

總難驚破那淺水蘆花裏

那些山草的幽夢——

一樣的，有個人也逃脫了

河岸上那紛糾的樊籠。

他見了這寬深的大河，

便私心喚醒了些疑義：

分明是一道河，有東岸，

豈有沒個西岸底道理？

啊！這東岸底黑暗恰是那

西岸底光明底影子。

但是滿河無期的死睡，

撐着滿天無涯的霧縷；

西岸也許有，但是誰看見？

哎：這話也不錯。

「惡霧遮不住我，」心講道，
「見不着，那是目底過！」

有時他忽見濃霧變得
絳樣薄，在風翅上盪漾；
霧縫裏又篩出些

絲絲的金光灑在河身上。
！那裏！可不是個大龜背？
毛髮又長得那樣長。

不是的！到是一座小島

戴着一頭的花草：

看！燦爛的魚龍都出來

曬甲冑，理鬚鏡；

鴛鴦洗刷完了，喙子

插在翅膀裏，睡着覺了。

鴛鴦睡了，百鱗退了——

滿河一片淒涼；

太陽也沒興，捲起了金練，

讓霧簾重往下放：

惡霧瞪着死水，一切的

於是又同從前一様。

『啊！我懂了，我何曾見着
那美人底容儀？』

但猜着蠕動的繡裳下，
定有副美人底肢體。

同一理：見着的是小島，
猜着的是岸西。』

一道河中一座島，河西
一盞燈光被島遮斷了。』

找條陸道過去多麼穩！

還有人明曉得道兒

只這一條，單恨生來錯——

難學那些鳥兒飛着渡，

難學那些魚兒划着過，

却總都怕說得：『搭個橋，

穿過島，走着過！』爲什麼？

這語聲到處，是有些人
鸚哥樣，聽熟了，也會叫；

但是那多數的人

不笑他發狂，便罵他造謠。

也有人相信他，但還講道：

西岸地豈是爲東岸人

若不然，爲什麼要劃開

一道河，這樣寬又這樣深？

有人講：河「太寬，霧正密，

雨
夜
篇

『子林風雨鴛求友』

——
黃庭堅
——

雨夜

幾朵浮雲，仗着雷雨底勢力，
把一天底星月都掃盡了。

一陣狂風還喊來要捉那輕弱的樹枝，

樹枝拚命地扭來扭去，

但是無法躲避風底爪子。

兇很的風聲，悲酸的雨聲——

我一壁聽着，一壁想着；

假使夢這時要來找我，
我定要永遠拉着他，不讓他走；
還剜出我的心來送他作贖禮，
他要收我作個莫逆的朋友。
風聲還在樹裏呻吟着，
淚痕滿面的曙天白得可怕，
我的夢依然沒有做成。
哦！原來真的已被我厭惡了，
假的就沒他自身的尊嚴嗎？

雪

夜散下無數茸毛似的天花，
織成一件大氅，

輕輕地將顛顛的世界，
從頭到脚地包了起來；
又加了死人一層殮衣。

伊將一片魚鱗似的屋頂埋起了，
却總埋不住那屋頂上的青煙縷。

啊！縷縷蜿蜒的青煙啊！

彷彿是詩人向上的靈魂，

穿透自身的軀殼，直向天堂邁往。

高視闊步的風霜蹂躪世界，

森林裏抖顫的衆生戰鬪多時，

最末望見伊底白氈，

都歡聲喊道：『和平到了！奮鬪成功了！

這不是冬投降底白旗嗎？』

睡覺的，撐開枯腸深深地喝着！

快酌，快喝着！睡着！

莫又醒了，切莫醒了！

但是還響點擂着，鼙雷！

我祇愛聽這自然底壯美底迴音，

他警告我這時候

那人心宮底禁闔大開，

上帝在裏頭登極了！

睡者

燈兒滅了，人兒在床，

月兒底銀潮

瀝過了葉縫，衝進了洞窗，

射到睡覺的雙鬢上，

跟他親了嘴兒又偎臉，

便洗淨一切感情底表象，

只賸下了如夢幻的天真，

籠在那連耳目口鼻

都分不清的玉影上。

啊！這才是人底真色相！

這才是自然底真創造！

自然只此一副模型；

鑄了月面，又鑄人面。

哦！但是我愛這睡覺的人

他醒了我又怕他呢！

我越看這可愛的睡容，

想起那醒容，越發可怕。

啊！讓我睡了，躲脫他的醒罷！

可是瞌睡像隻秋燕，

在我眼簾前掠了一週，

忽地翻身飛去了，

不知幾時才能得回來呢？

月兒，將銀潮密密地酌着！

黃昏

太陽辛苦了一天，
賺得一個平安的黃昏，
喜得滿面通紅，
一氣直往山窪裏狂奔。

黑黯好比無聲的雨絲，
慢慢往世界上飄灑……
貪睡的合歡疊攏了綠鬚，鈎下了柔頸，

路燈也一齊偷了殘霞，換了金花；

單剩那噴水池

不怕驚破別家底酣夢，

依然活潑潑地高呼狂笑，獨自玩耍。

飯後散步的人們，

好像剛吃飽了蜜的蜂兒一窠，

三三五五的都往

馬路上頭，板橋欄畔飛着。

噲……噲……噲……聽聽唱的什麼——

是花色底美醜？

是蜜味底厚薄？

是女王底專制？

是東風底殘虐？

啊！神祕的黃昏啊！

問你這首玄妙的歌兒，

這聳聳喧的衆生

誰個唱的是你的真義？

時間底教訓

太陽射上床，驚走了夢魂，

昨日底煩惱去了，今日底還沒來呢。

啊！這樣肥飽的鶉聲，

稻林裏撞擠出來——來到我心房釀蜜，

還同我的，萬物底蜜心，

融合作一團快樂——生命底唯一真義。

此刻時間望我儘笑，

我便合掌向他祈禱：『賜我無盡期！』

可怕！那笑還是冷笑；

那裏他把眉尖鎖起，居然生了氣。

『地得地得！』聽那壁上的鐘聲，

果同快馬狂蹄一般地奔騰。

那騎者還彷彿吼着：

『儘可多多創造快樂去填滿時間；

那可活活縛着時間來陪着快樂！』

二月廬

面對一幅淡山明水的畫屏，
在一塊棋盤似的稻田邊上，
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
緊緊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裏。

柳蔭下睡着一口方塘；
聰明的燕子——伊唱歌兒
偏找到這裏，好聽着水面的

迴聲，改正音調底錯兒。

燕子！可聽見昨夜那陣冷雨？

西風底信來了，催你快回去。

今年去了，明年，後年，後年以後，

一年回一度的還是你嗎？

啊！你的爆裂得這樣音響，

迸出些什麼壓不平的古愁！

可憐的鳥兒，你訴給誰聽？

那知道這個心也碎了哦！

印象

一望無涯的綠茸茸的——

是青苔？是蔓草？是禾稼？是病眼發花？——

只在火車窗口像走馬燈樣旋着。

彷彿死在痛苦底海裏泅泳——

他的披毛散髮的腦袋

在噤啞無聲的綠波上飄着——

是簇簇的楊樹林攢出禾面。

綠楊遮着工作的——神聖的工作！

駢紅的赤膊搖着枯澀的轆轤，

向地母哀求世界底一線命脈。

白楊守着休息的——無上的代價！——

孤另另的一座禿頭的黃土堆，

擁着一個安閑，快樂，了無智識的靈魂，

長眠，美睡，禁止百夢底紛擾。

啊！神聖的工作！無上的代價！

快樂

快樂好比生機：

生機底消息傳到綺甸，

羣花便立刻

披起五光十色的繡裳。

快樂跟我的

靈魂接了吻，我的世界

忽變成天堂，

住滿了柔豔的安琪兒！

美與愛

窗子裏吐出嬌嫩的燈光——
兩行鵝黃染的方塊鑲在牆上；
一雙叢樹底影子，像堆大蛇，
橫七豎八地睡滿了牆下。

啊！那顆大星兒！
嫦娥底侶伴！
你無端絆住了我的視線；
我的心鳥立刻停了他的春歌，

因他聽了你那無聲的天樂。

聽着，他竟不覺忘却了自己，

一心只要飛出去找你，

把監牢底鐵檻也撞斷了；

但是你忽然飛地不見了！

屋角底凄風悠悠嘆了一聲，

驚醒了爛蛇滾了幾滾；

月色白得可怕，許是惱了？

33244

張着大嘴的窗子又像笑了！

可憐的鳥兒，他如今回了，

嗓子啞了，眼睛瞎了，心也灰了；

兩翅灑着滴滴的鮮血，——

是愛底代價，美底罪孽！

詩人

人們說我有些像一顆星兒，
無論怎樣光明，只好作月兒底伴，
總不若燈燭那樣有用——
還要照着世界作工，不徒是好看。

人們說春風把我吹燃，是火樣的微花，
再吹一口，便變成了一堆死灰；
賸下的葉兒像鐵甲，刺兒像蜂針，

誰敢抱進他的赤裸的胸懷？

又有些人比我作一座遙山：

他們但願遠遠望見我的顏色，

却不相信那白雲深處裏，

還別有一個世界——一個天國。

其餘的人或說這樣，或說那樣，

只是說得對的沒有一個。

『謝謝朋友們！』我說，『不要管我了？』

你們那樣忙，那有心思來管我？」

你們在忙中覺得熱鬧時，

風兒吹來，你們無心地喝下了，

也不必問是誰送來的，

自然會覺得他來的正好！』

風波

我戲將沈檀焚起來祀你，
那知他會燒的這樣狂！
他雖散滿一世界底異香，
但是你的香吻沒有抹盡的
那些渣滓，却化作了雲霧
滿天，把我的兩眼障瞎了；
我看不見你，便放聲大哭，
像小孩尋不見他的媽了。

立刻你在我耳旁低聲地講！

（但你的心也雷樣地震盪）

『在這裏大驚小怪地鬧些什麼？

一個好教訓哦！』說完了笑着。

愛人！這戲禁不得多演，

讓你的笑焰把我的淚曬乾！

回顧

九年底清華底生活，

回頭一看——

是秋夜裏一片沙漠，

却露着一顆螢火，

越望越光明，

四圍是茫茫莫測的悽涼黑暗。

這是紅慘綠驕的暮春時節：

如今到了荷池——

寂靜底重量正壓着池水

連面皮也皺不動——

一片死動!

忽地裏靜靈退了，

鏡子碎了，

個個都喘氣了。

看!太陽底笑焰——一道金光，

濾過樹縫，灑在我額上；

如今義和替我加冕了，

我是全宇宙底王!

幻中之邂逅

太陽落了，責任閉了眼睛，
屋裏朦朧的黑暗淒酸的寂靜，
鈎動了一種若有若無的感情，
——快樂和悲哀之間底黃昏。

彷彿一簇白雲，濛濛漠漠，
擁着一隻素髻朱冠的仙鶴——
在方才淪進的月光裏浸着，

那娉婷的模樣就是他麼？

我們都還沒吐出一絲兒聲響；

我剛才無心地碰着他的衣裳，

許多的祕密，便同奔川一樣，

從這摩觸中不歇地衝回往來。

忽地裏我想要問他到底是誰，

抬起頭來……月在那裏？人在那裏？

從此猙獰的黑黯，咆哮的靜寂，

便擾得我輾轉空床，通夜無睡。

志願

馬路上歌嘯的人羣

汎濫橫流着，

好比一個不羈的青年底意志。

銀箔似的溪面一意地

要板平他那難看的皺紋。

兩岸底綠楊爭着

迎接視綫到了神祕的盡頭——

原來那裏是盡頭？

是視綫底長度不夠！

啊！主呀！我過了那道橋以後，

你將怎樣叫我消遣呢？

主啊！願這腔珊瑚似的鮮血

染得成一朵無名的野花，

這陣熱氣又化些幽香給他，

好攢進些路人底心裏烘着罷！

只要這樣，切莫又賞給我
這一副腥穢的軀殼！
主呀！你許我嗎？許了我罷！

失敗

從前我養了一盆寶貴的花兒，
好容易孕了一個苞子，

但總是半含半吐的不肯放開。

我等發了急，硬把他剝開了，

他便一天萎似一天，萎得不像樣了。

如今我要他再關上不能了。

我到底沒有看見我要看的花兒！

從前我做了一個稀奇的夢，

我總嫌他有些太模糊了，
我滿不介意，讓他震破了；
我醒了，直等到月落，等到天明，
重織一個新夢既織不成，
便是那個舊的也補不起來了。
我到底沒有做好我要做的夢！

貢臣

我的王！我從遠方來朝你
帶了滿船你不認識的，
但是你必中意的貢禮。
我興高采烈地航到這裏來，
那裏知道你的心……唉！
還是一個酒了的海港！
我悄悄地等着你的愛潮澎湃，
好浮進我的重載的船艙；

月兒圓了幾周，花兒紅了幾度，
還是老等，等不來你的潮頭！
我的王！他們講潮汐有信，
如今教我怎樣相信他呢？

遊戲之禍

我酌上蜜酒，燒起沈檀，

遊戲着膜拜你：

沈檀燒地太狂了，

我忙着拿密酒來澆他，

誰知越澆越烈，

竟惹了焚身之禍呢！

花兒開過了

花兒開過了，果子結完了；

一春底香雨被一夏底驕陽炙乾了，

一夏底榮華被一秋底饑風掃盡了。

如今敗葉枯枝，便是你的餘剩了。

天寒風緊，凍啞了我的心琴；

我慣唱的頌歌如今竟唱不成。

但是，且莫傷心，我的愛，

琴弦雖不鳴了，音樂依然在。

只要靈魂不滅，記憶不死，縱使

你的榮華永逝（這原是沒有的事）

我敢說那已消的春夢底餘痕，

還永遠是你我的生命底生命！

況且永繼的榮華，頓刻的凋落——

兩兩相形，又算得了些什麼？

今冬底假眠，也不過是明春底

更烈的生命所必需的休息。

所以不怕花殘，果爛，葉敗，枝空，

那縝密的愛底根網總沒一刻放鬆；

他總是絆着，抓着，敲着我的心，

要他抽盡我的生命供給你的生命！

愛啊！上帝不會因青春底暫退，

就要將這個世界一齊搗毀，

我也不會因你的花兒暫謝，

就敢失望，想另種一朵來代他！

十一年一月二日作

哎呀！自然底太失管教的驕子！

你那內蘊的靈火，不是地獄底毒火，

如今已經燒得太狂了，

只怕有一天要爆裂了你的軀殼。

你那被愛蜜餞了的肥心，人們講，

本是為滋養些嬉笑的花兒的，

如今却長滿了愁苦底荆棘——

他的根已將你的心越纏越緊，越纏越密。
上帝啊！這到底是什麼用意？

唉！你（只有你）真正了解生活底祕密，
你真是生活底唯一的知己，

但生活對你偏是那樣的凶殘：

你看！又是一個新年——好可怕的新年——

張着牙戟齒鋸的大嘴招呼你上前；

你退既不能，進又白白地往死嘴裏攢！

高步遠蹶的命運

從時間底沒究竟的大道上踱過，

我們無足輕重的蟻子

糊裏糊塗地忙來忙去，不知爲什麼，

忽地裏就斷送在他的脚跟底……

但是，那也對啊！……死！你要來就快來，

快來斷送了這無邊的痛苦！

哈哈！死，你的殘忍，乃在我要你時，你不來，

如同生，我不要他時，他偏存在！

死

啊！我的靈魂底靈魂！

我的生命底生命，

我一生底失敗，一生底虧欠，

如今要都在你身上補足追償，

但是我有什麼

可以求於你的呢？

讓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裏！

讓我燒死在你心房底鎔鑪裏！
讓我醉死在你音樂底瓊醪裏！
讓我悶死在你呼吸底馥郁裏！

不然，就讓你的尊嚴羞死我！

讓你的酷冷凍死我！

讓你那無情的牙齒齧死我！

讓那寡恩的毒劍螫死我！

你若賞給我快樂，

死

我就快樂死了；

你若賜給我痛苦，

我也痛苦死了；

死是我對你唯一的要求，

死是我對你無上的貢獻。

深夜底淚

生波停了掀簾，

深夜啊——

沈默的寒潭！

澈虛的古鏡！

行人啊！

回轉頭來，

照照你的顏容罷！

啊，
這般顛顛……

輕柔的淚，

溫熱的淚，

洗得淨這僕僕的征塵，

無端地一滴滴流到唇邊，

想是要你嘗嘗他的滋味，

這便是生活底滋味！

枕兒啊！

緊緊地貼着！

請你也嘗嘗他的滋味。

唉！若不是你，

這腐爛的骷髏，

往那裏靠啊！

更鼓啊！

一聲聲這般急切；

便是生活底戰鼓罷？

唉！播斷了心絃，

攪亂了生波……

戰也是死，

逃也是死，

降了我不甘心。

生活啊！

你可有個究竟？

啊！宇宙底生命之酒，

都將酌進上帝底金樽。

不幸的浮漚！
怎地偏酌漏了你呢？

青
春
篇

紅

『柳暗花明又一村』

——陸游——

青春

青春像隻唱着歌的鳥兒，
已從殘冬窟裏闖出來，
駛入寶藍的穹窿裏去了。

神祕的生命，
在綠嫩的樹皮裏澎湃着，
快要送出帶着鞘子的，
翡翠的芽兒來了。

詩人呵！揩乾你的冰淚，
快預備着你的歌兒，
也讚美你的甦生罷！

宇宙

宇宙是個監獄，
但是個模範監獄；
他的目的在革新，
並不在懲舊。

國手

愛人啊！你是個國手；

我們來下一盤棋；

我的目的不是要贏你，

但只求輸給你——

將我的靈和肉

輸得乾乾淨淨！

香篆

輾轉在眼簾前，
榮迴在鼻觀裏，
鎚旋在心窩頭——

心愛的人兒啊！
這樣清幽的香，
只堪供祝神聖的你。

我祝你黛髮長青！
又祝你朱顏長姣！
同我們的愛萬壽無疆！

春寒

春啊！

正似美人一般，
無妨瘦一點兒！

春之首章

浴人靈魂的雨過了：

薄泥到處黏人底鞋底。

涼颼挾着溼潤的土氣

在鼻葢間正衝突着。

金魚兒今天許不大怕冷了？

個個都敢於浮上來呢！

東風苦勸執拗的蒲根，
將才睡醒的芽兒放了出來。
春雨過了，芽兒剛抽到寸長，
又被池水偷着吞去了。

亭子角上幾根瘦硬的，
還沒趕上春的榆枝，
印在魚鱗似的天上；
像一頁淡藍的朶雲箋，
上面塗了些僧懷素底

鐵畫銀鈎的草書。

丁香枝上豆大的落蕾，

包滿了包不住的生意，

呆呆地望着寥闊的天宇，

盤算他明月底榮華——

彷彿一個出神的詩人

在空中編織未成的詩句。

春啊！明顯的祕密喇！

神聖的魔術喇！

啊！我忘了我自己，春啊！
我要提起我全身底力氣，
在你那絕妙的文章上
加進這醜笨的一句喲！

春之末章

被風惹惱了的粉蝶，
試了好幾處底枝頭，
總抱不大穩，率性就捨開，
忽地不知飛向那裏去了。
啊！大哲底夢身啊！
了無黏滯的達觀者喲！
太輕狂了哦！楊花！

依然吩咐兩絲黏住罷。

嬌綠的坦張的荷錢啊！

不息地仰面朝上帝望着，

一心地默禱並且讚美他——

只要這樣，總是這樣，

開花結實底日子便快了。

一氣的酣綠裏忽露出

一角漢紋式的小紅橋，

真紅得快叫出來了！

小孩兒們也太好玩了啊！

鎮日裏藍的白的衫子

騎滿竹青石欄上垂釣。

他們的笑聲有時竟脆得像

坍碎了一座琉璃寶塔一般。

小孩們總是這樣好玩呢！

綠紗窗裏篩出的琴聲，

又是畫家腦子裏經營着的

一幀美人春睡圖：

細熨的柔情，嬌羞的倦致，

這般如此，忽即忽離，

啊！迷魂的律呂啊！

音樂家啊！垂釣的小孩啊！

我讀完這春之寶笈底末章，

就交給你們永遠管領着罷！

鐘聲

鐘聲報得這樣急——

時間之海底記水漂哦！

是記漲呢，還是記落呢！——

是報過去底添長呢？

還是報未來底消縮呢？

愛之神

——題畫——

啊！這麼俊的一副眼睛——

兩潭淵默的清波！

可憐孱弱的游泳者喲！

我告訴你回頭就是岸了！

啊！那潭岸上的一帶榛藪，

好分明的黛眉啊！

那鼻子，金字塔式的小邱，
恐怕就是情人底塋墓罷？

那裏，不是兩扇朱扉嗎？

紅得像櫻桃一樣，

扉內還露着編貝底屏風。

這裏又不知安了什麼陷阱！

啊！莫非是綺甸之樂園？

還是美底家宅，愛底祭壇？

吓！不是，都不是！
是死魔盤據着的一座迷宮！

謝罪以後

朋友，怎樣開始？這般結局？

『誰實爲？』是我情願，是你心許？

朋友，開始結局之間，

演了一齣浪漫的悲劇；

如今戲既演完了，

便將那一頁撕了下去，

還賸下了一部歷史，

恐十倍地莊嚴，百般地豐富——

是更生底靈劑，樂園底基礎！

朋友！讓舞台上的經驗，短短長長，

是恩愛，是仇讎，盡付與時間底遊浪。

若教已放下來的繡幕，

永作隔斷記憶底城牆；

台上的記憶儘可隔斷，

但還有一篇未成的文章，

是在登台以前開始作的。

朋友！爲什麼不讓他繼續添長，

完成一件整的藝術品，你試想想！

朋友！我們來勉強把悲傷葬着，

讓我們的胸膛做了他的墳墓；

讓懺悔蒸成溼霧，

糊溼了我們的眼睛也可；

但切莫把我們的心，

冷的變成石頭一個，

讓可怕的矜驕底刀子

在他上面磨成一面的鋒，兩面的鋸。

朋友知道成鋒的刀有個代價麼？

懺悔

啊！浪漫的生活啊！

是寫在水面上的個「愛」字，

一壁寫着，一壁沒了；

白攪動些痛苦底波輪。

黃鳥

哦！森林底養子，

太空的血胤

不知名的野鳥兒啊！

黑緞底頭帕，

蜜黃的羽衣，

鑲着赤銅底喙爪——

啊！一隻鮮明的火鏃，

那樣癡狂地射放，
射翻了肅靜的天宇哦！

像一塊雕鏤的水晶，

藝術終未完成，

却永映着上天底光彩——

這樣便是他吐出的

那闊雅健的音樂呀！

啊！希臘式的雅健！

野心的鳥兒啊！

我知道你喉嚨裏的

太豐富的歌兒

快要餓死你了！

但是從容些吐着！

吐出那水晶的諧音，

造成藝術之宮，

讓一個失路的靈魂

早安了家罷！

藝術底忠臣

無數的人臣，髣髴真珠
攢在藝術之王底龍衮上，
一心同讀御容底光采；
其中只有濟慈一個人
是羣龍拱抱的一顆火珠，
光芒賽過一切的珠子。

詩人底詩人啊！

滿朝底冠蓋只算得

些藝術底名臣，

只有你一人是個忠臣。

『美卽是真，真卽美。』

我知道你那棟樑之材，

是單給這個真命天子用的，

別的分疆割據，屬國偏安，

那裏配得起你喲！

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真個做了藝術底殉身者！

忠烈的亡魂啊！

你的名字沒寫在水上，

但鑄在聖朝底寶鼎上了！

(註)

水上見濟慈底“Ode to a grecian urn”

濟慈自撰的墓銘曰：「這兒有一個人底名子寫在水上了！」

初夏一夜底印象

——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戰爭時——

夕陽將詩人交付給煩悶的夜了

叮嚀道：『把你的秘密都吐給他了罷！』

紫穹窿下灑着些碎了的珠子——

詩人想：該穿成一串挂在死底胸前。

陰風底冷爪子剛扒過餓柳底枯髮，

又將池裏的燈影兒扭成幾道金蛇。

帖在山腰下佝僂得可怕的老柏，
擎着黑瘦的拳頭硬和太空抹暈。

失睡的蛙們此刻應該有些倦意了，
但依舊努力地叫着水國底軍歌。

個個都吠得這般沈痛，村狗啊！
爲什麼總罵不破盜賊底胆子？

嚼火漱霧的毒龍在鐵梯上爬着，
默着灰色號衣的戰爭，吼的要哭了。

銅舌的報更的聲，屢次安慰世界，
請他放心睡去；……世界那肯信他哦！

上帝啊！眼看着宇宙糟蹋到這樣，
可也有些寒心嗎？仁慈的上帝喇！

詩債

小小的輕圓的詩句，

是些當一的制錢——

在情人底國中

貿易死亡底通寶。

愛啊！慷慨的債主啊！

不等我償清詩債

就這麼匆忙地去了，
怎樣也挽留不住。

但是字串還沒毀喇！

這永欠的本錢，

仍然在我賬本上，
息上添息地繁衍。

若有一天你又回來，

愛啊！要做 Shylock
嗎？

就把我
心上的肉，
和心一起割給你罷！

紅荷之魂有序

盆運飲雨初放，折了幾枝，供在案頭，又聽姪輩讀周茂叔
底愛蓮說，便不得不聯想及於三千里外荷花池畔底詩人。

賦此寄呈實秋，兼上景超及其他在西山的諸友。

太華玉井底神裔啊！

不必在污泥裏久戀了。

這玉膽瓶裏的寒漿有些冽骨嗎？

那原是沒有墮世的山泉哪！

高賢底文章啊！
雛鳳底律呂啊！

往古來今竟携了手來諛媚着你。

來罷！聽聽這蜜甜的讚美詩罷！

抱霞搖玉的仙花呀！

看着你的軀體，

我怎不想到你的靈魂？

靈魂啊！到底又是誰呢？

是千葉寶座上的如來，

還是丈餘紅瓣中的太乙呢？

是五老峯前的詩人，
還是洞庭湖畔的騷客呢？

紅荷底魂啊！

愛美的詩人啊！

便稍許豔一點兒，

還不失爲『君子』

看那顆顆坦張的荷錢啊！

可敬的——向上底虔誠，

可愛的——圓滿底個性。

花魂啊！佑他們充分地發育罷！

花魂啊，

須隄防着，

不要讓菱芡藻荇底勢力
蠶食了澤國底版圖。

花魂啊！

要將崎嶇的動底煙波，
織成燦爛的靜底繡錦。

然後，

高蹈的鷓鴣啊！

熱情的鴛鴦啊！

水國煙鄉底顧客們啊……

只歡迎你們來

逍遙着，偃臥着；

因為你們知道了

你們的義務。

別後

啊！那不速的香腮，

沒關心的柔詞……

啊！熱情獻來的一切的贊禮，

當時都大意地拋棄了，

於今却變作記憶底乾糧，

來充這旅途底餓餓。

可是，有時同樣的餓餓，

當時珍重地接待了，撫寵了；

反在記憶之領土裏

刻下了生憎惹厭的痕跡。

啊！難道不是變幻呢？

頃刻之間，熱情與冷淡，

已經百度底乘除了。

難道不是矛盾呢？

一般的香腮，一樣的柔詞，

才冷殭了骨髓，
又燒焦了纖維。

惡作劇的瘴魔呀！

到底是誰遣你來的？

你在這一隙駒光之間，

竟教我更迭地

作了冰炭底化身！

惡作劇的瘴魔喲！

孤雁篇

『天涯涕淚一身遙』

——杜甫

孤鴈

不幸的失羣的孤客，
誰教你拋棄了舊侶，
拆散了陣字，
流落到這水國底絕塞，
拚着寸磔的愁腸，
泣訴那無邊的酸楚？
啊！從那浮雲底密密裏，

迸出這樣的哀音

這樣的痛苦！這樣的熱情！

孤寂的流落者！

不須叫喊得啾！

你那沉細的音波，

在這大海底驚雷裏，

還不值得那濤頭上

濺破的一粒浮漚呢！

紅

可憐的孤魂啊！

更不須向天翹首了。

天是一個無涯的秘密，

一幅藍色的謎語，

太難了，不是你能猜破的。

也不須向海低頭了。

這辱罵高天的惡漢，

他的鹹滷的唾沫

不要漬濕了你的翅膀，

黏滯了你的行程！

流落的孤禽啊！

到底飛往那裏去呢？

那太平洋底彼岸，

可知道究竟有些什麼？

啊！那裏是蒼鷹底領土——

那驚悍的霸王啊！

他的銳利的指爪，

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

建築起財力底窩巢。

那裏只有銅筋鐵骨的機械，

喝醉了弱者底鮮血，

吐出些罪惡底黑煙，

塗污我太空，閉熄了日月，

教你飛來不知方向，

息去又沒地藏身啊！

流落的失羣者啊！

到底要往那裏去？

隨陽的鳥啊！

光明底追逐者啊！

不信那腥臊的屠場，

黑黯的烟灶，

竟能吸引你的踪跡！

歸來罷，失路的遊魂！

歸來參加你的伴侶，

補足他們的陣列！

他們正引着頸望你呢。

歸來偃臥在霜染的蘆林裏，
那裏有校獵的西風，
將茸毛似的蘆花，
鋪就了你的床褥
來溫暖起你的甜夢。

歸來浮游在溫柔的港溼裏，
那裏方是你的浴盆。
歸來徘徊在浪舐的平沙上，
趁着溶銀的月色，

婆娑着戲弄你的幽影。

歸來罷，流落的孤禽！

與其儘在這水國底絕塞，

拚着寸磔的愁腸，

泣訴那無邊的酸楚，

不如權翅迴身歸去罷！

啊！但是這不由分說的狂颯

挾着我不息地前進，

我脚上又帶着了一封書信，
我怎能拋却我的使命，
由着我的心性，
迴身權翅歸去來呢？

太平洋舟中見一明星

鮮豔的明星哪！
——

太陰底嬌裔，

月兒同胞的小妹——

你是天仙吐出的玉唾，

濺在天邊？

還是鮫人泣出的明珠，

被海濤淘起？

哦！我這被單調的浪聲

搖睡了的靈魂，

昏昏睡了這麼久，

畢竟被你喚醒了哦，

燦爛的寶燈啊！

我在昏沈的夢中，

你將我喚醒了，

我才知道我已離了故鄉，

眨斥在情愛底邊徼之外，——

飄蕩在海濤上的一枚鈎餌。

你又喚醒了我的大夢——

夢外包着的一層夢！

生活呀！蒼茫的生活呀！

也是波濤險阻的大海嘯！

是情人底眼淚底波濤，

是壯士底血液底波濤。

鮮豔的星，光明底結晶啊！

生命之海中底燈塔！

照着我罷，照着我罷！

不要讓我碰了礁灘！

不要許我越了航線；

我自要加進我的一勺溫淚，

教這淚海更鹹；

我自要傾出我的一腔熱血，

教這血濤更鮮！

火柴

這裏都是君王底

櫻桃艷嘴的小歌童：

有的唱出一顆燦爛的明星，
唱不出的，都拆成兩片枯骨。

玄思

在黃昏底沈默裏，
從我這荒涼的腦子裏，
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
不倫不類的思想；

彷彿從一座古寺前的
塵封雨漬的鐘樓裏，
飛出一陣猜怯的蝙蝠，

非禽非獸的小怪物。

同野心的蝙蝠一樣，

我的思想不肯只爬在地上，

却老在天空裏兜圈子，

圓的，扁的，種種的圈子。

我這荒涼的腦子

在黃昏底沈默裏，

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

彷彿同些蝙蝠一樣。

我是一個流囚

我是個年壯力強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麼罪。

黃昏時候，

他們把我推出門外了，

幸福底朱扉已向我關上了，

金甲紫面的門神

舉起寶劍來逐我；

我
只
得
闖
進
縝
密
的
黑
暗，
犁
着
我
的
道
路
往
前
走。

忽地一座壯闊底飛簷，

像隻大鵬底翅子，

插在浮漚密布的天海上：

卅字格的窗櫺裏

瀉出醺人的燈光，黃酒一般地曠；

哀宕淫熱的笙歌，

被激憤的檀板催着了，

螺旋似地鑽進我的心房：
我的身子不覺輕去一半，
彷彿在那孔雀屏前跳舞了。

啊快樂——嚴懷的快樂——

抽出他的譏誚底銀刀，

把我刺醒了；

哎呀！我才知道——

我是快樂底罪人，

幸福之宮裏逐出的流囚，

怎能在這裏隨便打個呢？

走罷！再走上那沒盡頭的黑道罷！

唉！但是我受傷太厲害；

我的步子漸漸遲重了；

我的鮮紅的生命，

漸漸染了白下的枯草！

我是個年壯力強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麼罪。

寄懷實秋

淚繩細住的紅燭

已被海風吹熄了；

跟着有一縷猶疑的輕煙，

左顧右盼，

不知往那裏去好。

啊！解體的靈魂啊！

失路底悲哀啊！

在黑暗底巖城裏，

恐怖方施行他的高壓政策：

詩人底屍肉在那裏倉黃着，

彷彿一隻喪家之犬呢。

蓮蕊間酣睡着的戀人啊！

不要滅了你的紗燈。

幾時珠箔銀條飄着過來，

可要借給我點燃我的殘燭，

好在這陰城裏面，

爲我照出一條道路。

燭又點燃了，

那時我便作個自然的流螢，

在深更底風露裏，

還可以逍遙流蕩着，

直到黎明！

蓮蕊間酣睡着的騷人啊！

小心那成羣打圍的飛蛾，

不要滅了你的紗燈哦！

晴朝

一個遲笨的晴朝，
比年遠現長得多，
像條懶洋洋的凍蛇，
從我的窗前爬過。

一陣淡青的煙雲
偷着跨進了街心……
對面的一帶朱樓

忽都被他咒入夢境。

栗色汽車像匹驕馬

休息在老綠陰中，

瞅着他自身的黑影，
連動也不動一動。

傲霜的老健的榆樹

伸出一隻粗胳膊，

掣在窗前底日光裏，

翻金弄綠，不奈樂何。

除了外一個黑人

薙草，刮刮地響聲漸遠，

再沒有一息聲音——

和平布滿了大自然，

和平蟄伏在人人心中；

但是在我的心內，

若果也有和平底形跡，

那是一種和平底悲哀。

地球平穩地轉着，

一切的都向朝日微笑；

我也不是不會笑，

淚珠兒却先滾出來了。

皎皎的白日啊！

將照遍了朱樓底四面；

永遠照不進的是——

遊子底漆黑的心窩坎；

一個懶病的晴朝，

比年還過得慢，

像條負創的傷蛇，

爬過了我的窗前。

記憶

記憶漬起苦惱的黑淚

在生活底紙上寫滿蠅頭細字，

生活底紙可以撕成碎片，

記憶底筆跡永無磨滅之時。

啊！友誼底悲劇，希望底輓歌，

情熱底戰史，罪惡底供狀——

啊！不堪卒讀的文詞哦！

是記憶底親手筆，悲哀底舊文章！

請棄絕了我罷，拯救了我罷！

智慧啲！鈎引記憶底奸細！

若求忘却那悲哀的文章，

除非要你赦脫了你我的關係！

太陽吟

太陽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陽！

又逼走了遊子底一齣還鄉夢，

又加他十二個時辰底九曲迴腸！

太陽啊，火一樣燒着的太陽！

烘乾了小草尖頭底露水，

可烘得乾遊子底冷淚盈眶？

太陽吟

太陽啊，六龍駘駕的太陽！

省得我受這一天天底緩刑，

就把五年當一天跪完那又何妨？

太陽啊——神速的金鳥——太陽！

讓我騎着你每日繞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見一次家鄉！

太陽啊，樓角新昇的太陽！

不是剛從我們東方來的嗎？

我的家鄉此刻可都依然無恙？

太陽啊，我家鄉來的太陽！

北京城裏底官柳裹上一身秋了罷？

唉！我也顛顛的同深秋一樣！

太陽啊，奔波不息的太陽！

你也好像無家可歸似的呢。

啊！我的身世一像地不堪設想！

太陽啊，自強不息的太陽！

1 3550 A 7-

大宇宙許就是你的家鄉罷。
可能指示我底家鄉底方向？

太陽啊，這不像我的山川，太陽！
這裏的風雲另帶一般顏色，
這裏鳥兒唱的調子格外淒涼。

太陽啊，生命之火底太陽！
但是誰不知你是球東半底情熱，
同時又是球西半底智光？

太陽啊，也是我家鄉底太陽！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鄉，
便認你爲家鄉也還得失相償。

太陽啊，慈光普照的太陽！

往後我看見你時，就當回家一次；
我的家鄉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憶菊

——重陽前一日作——

插在長頸的蝦青瓷的瓶裏，
六方的水晶瓶裏的菊花，
攢在紫藤仙姑籃裏的菊花；
守着酒壺的菊花，
陪着整盞的菊花，
未放，將放，半放，盛放的菊花。

鑲着金邊的絳色的雞爪菊；
粉紅色的碎瓣的繡球菊！
懶慵慵的江西臘菊，
倒挂着一餅蜂巢似的黃心，
彷彿是朵紫的向日葵呢。
長瓣抱心，密瓣平頂的菊花，
柔豔的尖瓣攢蕊的白菊，
如同美人底蟬着的手爪，
拳心裏攬着一撮兒金粟。

簷前，階下，籬畔，圍心底菊花：

靄靄的淡煙籠着的菊花，

絲絲的疎雨洗着的菊花，——

金底黃，玉底白，春釀底綠，秋山底紫，……

剪秋羅似的小紅菊花兒；

從鵝絨到古銅色的黃菊；

帶紫莖的微綠色的「真菊」

是些小小的玉管兒綴成的，

爲的是好讓小花神兒

夜裏偷去當了笙兒吹着。

大似牡丹的菊王到底奢豪些，
他的棗紅色的瓣兒，鐵甲似的，
張張都裝上銀白的裏子了；
星星似的小菊花蕾兒
還擁着褐色的萼被睡着覺呢。

啊！自然美底總收成啊！
我們祖國之秋底傑作啊！

啊！
 東方底花，騷人逸士底花呀！

那東方底詩魂陶元亮

不是你的靈魂底化身罷？

那祖國底登高飲酒的重九

不又是你誕生底吉辰嗎？

你不像這裏的熱慾的薔薇，

那微賤的紫蘿蘭更比不上你。

你是有歷史，有風俗的花。

啊！
 四千年花華胄底名花呀！

你有高超的歷史，你有逸雅的風俗！

啊！詩人底花呀！我想起你，
我的心也開成頃刻之花，

燦爛的如同你的一樣；

我想起你——我的家鄉

我們的莊嚴燦爛的祖國，

我的希望之花又開得同你一樣。

習習的秋風啊！吹着，吹着！

我要讚美我祖國底花！

我要讚美我如花的祖國！

請將我的字吹成一簇鮮花，

金底黃，玉底白，春釀底綠，秋山底紫……

然後又統統吹散，吹得落英繽紛，

瀰漫了高天，鋪遍了大地！

秋風啊！習習的秋風啊！

我要讚美我祖國底花！

我要讚美我如花的祖國！

秋色

——芝加哥深淵森公園裏——

「詩情也似并刀快，

剪得秋光入卷來」——陸游

紫得像葡萄似的澗水

翻起了一層層金色的鯉魚鱗。

幾片剪形的楓葉，

彷彿硃砂色的燕子，

頭斜地在水面上
旋着，掠着，翻着，低昂着
……

肥厚得熊掌似的
櫻黃色的大橡葉，
在綠茵上狼籍着。

松鼠們張張慌慌地
在葉間爬出爬進，

蒐獵着他們來冬底糧食。

成了年的標葉

向西風抱怨了一夜，

終於得了自由，

紅着乾燥的臉兒，

笑嘻嘻地辭了故枝。

白鴿子，花鴿子，

紅眼的銀灰色的鴿子，

烏鴉似的黑鴿子，

背上閃着紫的綠的金光——

倦飛的衆鴿子在塔下集齊了，
都將喙子插在翅膀裏，
寂靜悄悄地打盹了。

水似的空氣氾濫了宇宙；

三五個活潑潑的小孩，

(披着橘紅的黃的黑的毛絨衫)

在丁香叢裏穿着，

好像戲着浮萍的金魚兒呢。

是黃浦江林上立的帆檣？
這數不清的削瘦的白楊
只豎在石青的天空裏發呆。

個儻的綠楊像位豪貴的公子，
裹着件平金的繡襟，
一雙手叉着腰身，
照着心煩的碧玉池，
玩媚着自身的模樣兒。

凭在十二曲的水晶欄上，

晨曦瞰着世界微笑了，

笑出金子來了——

黃金笑在槐樹上，

赤金笑在橡樹上，

白金笑在白松皮上。

哦，這些樹不是樹了！

——
是些綉縵的祥雲——

琥珀的雲，瑪瑙的雲，

靈風扇着，旭日射着的雲。

哦！這些樹不是樹了，

是百寶玲瓏的祥雲。

哦，這些樹不是樹了，

是紫禁城裏的宮闕——

黃的琉璃瓦，

綠的琉璃瓦；

樓上起樓，閣外架閣……

小鳥唱着銀聲的歌兒，

是殿角的風鈴底共鳴。
哦！這些樹不是樹了，
是金碧輝煌的帝京。

啊！斑斕的秋樹啊！

陵陽公樣的瑞錦，

土耳其底地氈，

Notre Dame 底薔薇窗，

Fra Angelico 底天使畫

都不及你這色彩鮮明哦！

啊！斑斕的秋樹啊！

我羨煞你們這浪漫的世界，

這波希米亞的生活！

我羨煞你們的色彩！

哦！我要請天孫織件錦袍，

給我穿着你的色彩！

我要從葡萄，橘子，膏粱……裏

把你榨出來，喝着你的色彩！

我要借義山濟慈底詩

唱着你的色彩！

在蒲寄尼底 La Bohème 裏，

在七寶燒的博山爐裏，

我還要聽着你的色彩，

嗅着你的色彩！

哦！我要過個色彩的生活，

和這斑斕的秋樹一般！

秋深了

秋深了，人病了。

人敵不住秋了；

鎮日擁着件大氅，

像隻煨籠的貓，

蜷在搖椅上搖……搖……搖……

想着祖國，

想着家庭，

想着母校。

想着故人，
想着不勝想，不堪想的勝境良朝。

春底榮華逝了，

夏底榮華逝了；

秋在對面嵌白框窗子的，

金字塔似的木板房子檐下，

抱着香黃色的破頭帕，

追想春夏已逝的榮華；

想的傷心時，

颯颯地灑下幾點黃金淚。

啊！秋是追想底時期！

秋是續淚底時期！

秋之末日

和西風酣了一夜的酒，

醉得顛頭跌腦，

灑了金子扯了錦繡，

還呼呼地吼個不休。

奢豪的秋，自然底浪子哦！

春夏辛苦了半年，

能有多少的積蓄，

來供你這般地揮霍呢？
如今該要破產了罷！

廢園

一隻落魄的蜜蜂，
像個沿門托鉢的病僧，
遊到被秋雨踢倒了的，
一堆爛紙似的雞冠花上，
聞了一聞，馬上飛走了。

啊！零落底悲哀！

是蜂底悲哀？是花底悲哀？

小溪

鉛灰色的樹影，
是一長篇惡夢，
橫壓在昏睡着的
小溪底胸膛上。
小溪掙扎着，掙扎着……
山溪掙扎着，掙扎着……
似乎毫無一點影響。

稚松

他在夕陽底紅紗燈籠下站着，

他扭着頸子望着你，

他散開了藏着金色圓眼的，

海綠色的花翎——一層層的花翎。

他像是金谷園裏的

一隻開屏的孔雀罷？

爛果

我的肉早被黑蟲子齧爛了。
我睡在冷辣的青苔上，
索性讓爛的越加爛了，
只等爛穿了我的核甲，
爛破了我的監牢，
我的幽閉的靈魂
便穿着豆綠的背心，
笑迷迷地要跳出來了！

色彩

生命是張沒價值的白紙，
自從綠給了我發展，
紅給了我情熱，
黃教我以忠義，
藍教我以高潔，
粉紅賜我以希望，
灰白贈我以悲哀，
再完成這幀彩圖，

黑還要加我以死。

從此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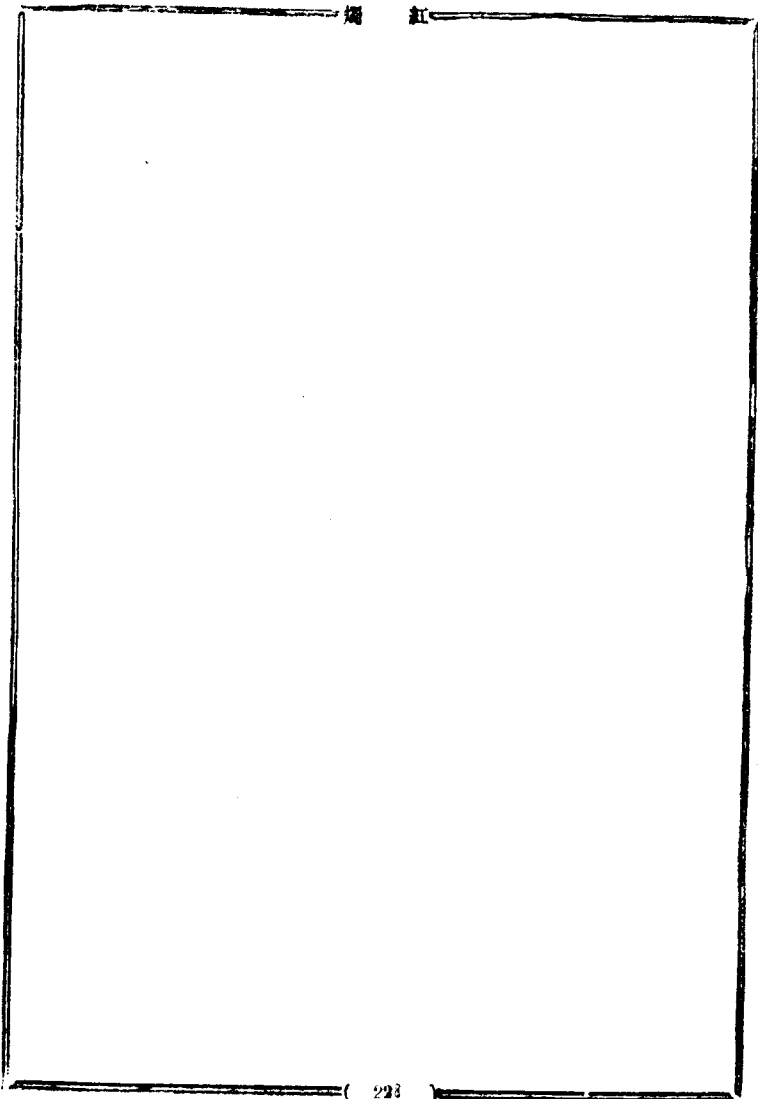
我便溺愛於我的生命
因為我愛他的色彩。

夢者

夢者

假如那綠晶晶的鬼火
是墓中入底
夢裏迸出的星光，
那我也不怕死了！

1
| 2272 A 0 .



紅
豆
篇

『此物最相思』

王維

紅豆

一

紅豆似的相思啊！

一粒粒的

墜進生命底磁罅裏了……

聽他跳激底音聲，

這般淒楚！

這般清切！

二

相思着了火，
有淚雨灑着，
還燒得好一點；
最難禁的，
是突如其來，
趕不及哭的乾相思。

三

意識在時間底路上旅行；
每逢插起一杆紅旗之處，

那便是——

相思設下的關卡，

擋住行人，

勒索路捐的。

四

孃孃的篆煙啊！
是古麗的文章，
淡寫相思底詩句。

五

比方有一層月光，
偷來葡萄在你枕上，
刺着你的倦眼，
撩得你鎮夜不着，
你討厭他不？
那麼這樣便是相思了？

六

相思是不作聲的蚊子，
偷偷地咬了一口，
陡然痛了一下，
以後便是一陣底奇癢。

七

我的心是個沒設防的空城，

半夜裏忽被相思襲擊了，

我的心旌

只是一片倒降；

我只盼望——

他恣情屠燒一回就去了；

誰知他竟永遠佔據着，

建設起宮牆來了呢？

八

有兩樣東西，

我總想撇開，

却又總捨不得：

我的生命，

同爲了愛人兒的相思。

九

愛人啊！

將我作經線，

你作緯線，

命運織就了我們的婚姻之錦，

但是一幀迴文錦哦！

橫看是相思，

直看是相思，

順看是相思，

倒看是相思，

斜看正看都是相思，

怎樣看也看不出團圓二字。

一〇

我倆是一體了！

我們的結合，

至少也和地球一般圓滿。

但你是東半球，

我是西半球，

我們又自己放着眼淚，

做成了這蒼莽的太平洋，

隔斷了我們自己。

十一

相思枕上的長夜，

怎樣的厭厭難盡啊！

但這才是歲歲年年中之一夜，

大海裏的一個波濤。

愛人啊！

叫我又怎樣捱過這時間之海？

十二

我們有一天
相見接吻時，
若是我沒小心，
掉出一滴苦淚，
滾痛了你的粉頰，
你可不要驚訝！
那裏有多少年底
生了鏽的情熱底成分啊！

十三

我到底是個男子！
我們將來見面時，
我能對你哭完了，
馬上又對你笑。
你却不必如此；
你可以仰面望着我，
像一朵溼薔薇，
在霧後的斜陽裏，
慢慢兒曬乾你的眼淚。

十四

我把這些詩寄給你了，
這些字你若不全認識，
那也不要緊。
你可以用手指
輕輕摩着他們，
像醫生接着病人的脈，
你許可以試出
他們緊張地跳着，
同你心跳底節奏一般。

十五

古怪的愛人兒啊！
我夢時看見的你
是背面的。

十六

在雪黯風驕的嚴冬裏，
忽然出了一顆紅日，
在心灰意冷的情緒裏，
忽然起了一陣相思——
這都是我沒料定的。

十七

討詩債的債主

果然回來了！

我先不妨

傾了我的家貲還着，
到底實在還不清了，
再剜出我的心頭肉，
同心一起付給他罷。

十八

我晝夜唱着相思底歌兒。

他們說我唱得形容顛顛了，

我將浪費了我的生命。

相思啊！

我頹了你嗎？

我是吐盡明絲的蠶兒，

死是我的休息；

我詛了你嗎？

我是吐出毒劍底蜂兒，
死是我的刑罰。

十九

我是隻驚弓的斷雁。
我的嘴要叫着你，
又要啣着蘆葦，
保障着我的生命。
我真狠狠啣！

撲不滅的相思，

莫非是生命之原上底野燒？

株株小草底綠意，

都要被他燒焦了啊！

一一一

深夜若是一口池塘，
這飄在他的黛漪上的
淡白的小菱花兒，
便是相思底花兒了。
哦！他結成青的，血青的，
有尖角的果子了！

一一一

我們的春又回來了，

我搜盡我的詩句，

忙寫着紅紙的宜春帖。

我也不妨就便寫張

『百無禁忌』

從此我若失錯觸了忌諱，

我們都不必介意罷！

一三三

我們是兩片浮萍：
從我們聚散底速率，
同距離底遠度，
可以看出風兒底緩急，
浪兒底大小。

二四

我們是鞭絲抽攏的伙伴，
我們是鞭絲抽散的離侶。

萬能的鞭絲啊！

叫我們讚頌嗎？

還是詛咒呢？

二五

我們弱者是魚肉；
我們曾被求福者
重看了盛在鑊笠裏，
供在禮教底龕前。
我們多麼榮耀啊！

二六

你明白了嗎？

我們與照着客們吃喜酒的

一對紅蠟燭；

我們站在棹子底

兩斜對角上，

悄悄地燒着我們的生命，

給他們湊熱鬧。

他們吃完了，

我們的生命也燒盡了。

二七

若是我的話

講得太多，

講到末尾，

便陣胡講一了，

請你只當我灶上的烟囪：

口裏雖勃勃地吐着黑灰，

心裏依舊是紅熱的。

二八

這算他圓滿底三絕罷！

蓮子，

淚珠兒，

我們的婚姻。

二九

這一滴紅淚：
不是別後的清愁，
却是聚前的炎痛。

三〇

他們削破了我的皮肉，
冒着險將伊的枝兒
強蠻地插在我的莖上。
如今我雖帶着癢腫的疤痕，
却開出從來沒開過的花兒了。
他們是怎樣狠心的聰明啊！
但每當我矚出看花的人們
上下拋着眼珠兒，

打量着我的莖兒時，
我的臉就紅了！

三一

哦，腦子啊！

刻着蟲書鳥篆的

一塊妖魔的石頭，

是我的佩刀底礪石，

也是我愛河裏的礁石，

愛人兒啊！

這又是我倆之間的界石！

三三二

幽冷的星兒啊！

這般零亂的一團！

愛人兒啊！

我們的命運，

都擺布在這裏了！

三三三

冬天底長夜

好不容易等到天明了，

還是一塊冷冰冰的，

鉛灰色的天宇，

那裏看得見太陽呢？

愛人啊！哭罷！哭罷！

這便是我們的將來喲！

三四

我是狂怒的海神，
你是被我捕着的一葉輕舟。
我的情潮一起一落之間，
我笑着看你顛簸；
我的千百個濤頭
用白晃晃的鋸齒齧你，
把你齧碎了，
便和槳帶舵，吞了下去。

三五

夜鷹號咷地叫着；

北風拍着門環，

撕着牕紙，

撞着牆壁，

掀着屋瓦，

非闖進來不可。

紅燭只不息地淌着血淚，

凝成大堆赤色的石鐘乳。

愛人啊！你在那裏？

快來剪去那烏雲似的燭花，

快窩着你的素手

遮護着這抖顫的燭焰！

愛人啊！你在那裏？

三六

當我告訴你們：

我曾在玉簫牙板，

一派悠揚的細樂裏，

親手掀起了伊的紅蓋帕，

我曾著着銀燭，

一壁擱着伊的鳳釵，

一壁在伊耳邊問道：

『認得我嗎？』

朋友們啊！

當你們聽我講這些故事時，

我又在你們的笑容裏，

認出了你們私心的豔羨。

三七

這比我的新人，

誰個溫柔？

從爐面鏤空的雙喜字間，
吐出了一綫蜿蜒的香篆。

三八

你午睡醒來，

臉上印着紅凹的簾紋，

怕是練子鎖着的

夢魂兒罷？

我吻着你的香腮，

便吻着你的夢兒了。

三九

我若替伊畫像，

我不許一點人工產物

污穢了伊的玉體。

我並不是用畫家底肉眼，

在一套曲線裏看伊的美；

但我要描出我常夢看的伊——

一個通靈澈潔的裸體的天使！

所以爲免除誤會起見，

我還要叫伊這兩肩上

生出一雙翅膀來。

若有人還不明白，

便把伊錯認作一隻彩鳳，

那倒沒到什麼不可。

四〇

假如黃昏時分，

忽來了一陣雷電交加的風暴，

不須怕得呀，愛人！

我將緊拉着你的手，

到窗口並肩坐下，

我們一句話也不要講，

我們只凝視着

我們自己的愛力

在天邊碰着，
碰出些金箭似的光芒，
炫瞎我們自己的眼睛。

四一

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有辣的。

豆子都是紅色的，

味道却不同了。

辣的先讓禮教嘗嘗！

苦的我們分着囫圇地吞下。

酸的酸得像梅子一般，

不妨細嚼着止止我們的渴。

甜的呢！

啊！甜的紅豆都分送給鄰家作種子罷！

四二

我唱過了各樣的歌兒，
單單忘記了你。

但我的歌兒該當越新，越唱越美。

這些最後唱的最美的歌兒，

一字一顆明珠，

一字一顆熱淚，

我的皇后啊！

這些算了我贖罪底菲儀，

這些我跪着捧獻給你。

